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文教·史地

為統一而戰的中國

中國歷代兵制概要

中日交通史(一)

中日交通史(二)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892

主編
虞和平



大象出版社



為統一而戰的中國
中國歷代兵制概要
中日交通史(一)
中日交通史(二)

虞和平 主編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892

文教
史地



大象出版社

近代叢刊之一

為統一而戰 的中國

畢林哥爾原著
萊契曼女士繪圖
王紀石吳飲冰譯

香港衆社出版

近代叢刊之一

爲統一而戰中的中國

畢林哥爾原著 王紀石 吳飲冰合譯



香港衆社出版

近代叢刊之一

爲統一而戰中的中國

版權所有

原著者 J. M. D. PRINGLE

繪圖者 MARTHE RAJCHMAN

翻譯者 王紀石 吳欽冰

出版者 香港 衆社

經售者 國內外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廿八年十二月一日初版

譯序

當這本書今年在倫敦出版的時候，它是這樣地被介紹過：

「當日本對於西方的新工業已經迅速地醒覺時，中國還在那兒泰然自得，忽視世界的其餘部份，探求她底哲學家及藝術家的學問。但是，隨着世紀的轉變，國外帝國主義底蹂躪的結果，開始暴露了一個新的民族精神的喚起。中國爲帝國主義侵略的漲潮所威脅，特別是她底鄰國日本，已經被迫冒着喪失她底著名的古代文化底優良特性，而發展一個新的英勇的氣質。她在蔣介石將軍卓越的領導之下，從事於一個獲取統一底生死鬥爭——爲了中國底特殊的國際地位，假使這個鬥爭勝利了，那是對於不列顛的和平，假使失敗了，那是一個重要的引人入勝的文化底絕滅。」

這是一本研究中國問題的名著，現在譯成中文與讀者見面了，譯者僅就譯述時的感想所及提出就正：

第一，從來寫中國現狀和報告遠東情形的外國作者以新聞記者居多，他們的任務便是把他們所認為正確的情報提供給國外的讀者，他們大都能夠認識中國覺醒的現狀，在第三者地位對中國的現狀和將來作一個比較持平的論斷。最使我們感激的便是同樣地也指出我們的弱點，我們往往誇張自己的優點和諱言自己的弱點，所以我們在反省之餘，能夠把第三者對於我們自己的觀感研究一下，實在是件很有益的事。近年來，外人關於中國的著作在中國讀者間的流行，這未始不是一個重大的原因。不過他們的著作側重於現狀的報道，因為是新聞文字的緣故，總現示着新聞文字的手法，固然夠刺激，但似乎太浮面，我們果然歡迎這種暢達的新聞報道和敘述，但我們也需要或許更需要另外一種著作，在這種著作中作者能夠對於中國歷史文明和世界歷史文明有深刻的認識，能夠正確地指出中國在世界上應有的地位和應負的義務。可惜這種著作還不多，我們對於本書作者的期望雖然不敢太奢，但是作者至少已經相當實踐了上面的條件，相當滿足了我們的期望。作者對於中國的歷史和中國文化的了解程度決不是一般寫中國現狀的作者所可比擬的。所以本書雖然寫中國的現狀，但也指出這種現狀的來蹤和去跡，雖然是報道時事的文字，但也是研究「中國問題」的一冊好書。所以本書決不僅僅是

一冊普通報道中國時事的著作，也是具有永久價值的一冊專著。

第二，作者認為和平不可分，文化也不可分。所以遠東的厄運也是世界的厄運，於是他竭力鼓勵西方國家援助被侵略的中國。中國的古遠的文明是世界文明的寶藏，所以西方國家爲世界文明計，也當制裁侵略者。作者把東方認為將來世界文明的一個新的動力，但要做到這一點是有條件的。第一個條件，便是中國必須存在，成爲一個足以自我發展的獨立國家。作者非但爲保持西方國家的利益，鼓勵援助中國，也爲世界文明的前途而大聲疾呼，尤其後者更使我們感動。

第三，本書中有十幅關係中國問題的插圖，都是著名的萊契曼女士的手筆，又新鮮，又扼要，這是中國一般書籍中所少見的，也是本書的一大特色。

譯者廿八年十月於香港
水灣

目次

頁數

譯序.....(一)

緒言.....(一)

第一章 土地與人民.....(一三)

第二章 共產主義者.....(三二)

第三章 南京政府.....(四六)

第四章 改造與建設.....(五八)

第五章 日本的陰影.....(七四)

第六章 侵略者的魔手.....(九二)

第七章 世界與中國.....(一〇八)

插圖目次

一、人口密度圖·····	一四
二、世界華僑分佈圖·····	一六
三、中國主要農產區圖(一·二)·····	二二
四、中國紅軍長征圖·····	三七
五、中國的高等教育·····	六六
六、華北經濟富藏圖·····	八三
七、中國礦產蘊藏圖·····	八四
八、外人在華投資圖·····	一二二
九、中國國內外貿易圖·····	一二三

緒言 西方的侵入

十九世紀初葉以還，東方的自治國家祇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採取西方的組織形式，一條是接受西方統治的某種方式。能夠最先成立中央政府，強有力的軍隊，工業經濟和國策的國家，便有保持獨立的最好機會。東方若干國家，例如印度，因為沒有得到這種教訓的機會，便在西方征服者的面前很快地傾覆了。祇有日本是一個伶俐的學生，非但保持了本國的獨立，而且當她的老師們在玩把戲的時候，起來向他們挑戰。中國也許是東方國家中最大的一個，却仍舊在從事着此種戰鬥，勝敗尚在未知之數。中國想從古代文明中建立一個近代的國家，這便是本書討論的主題。

假如中國祇要對付西方列強，那末她也許可以早已獲勝了。不過因為某種奇特的機緣，她還須對付另一個東方國家的鄰邦，結果這鄰邦竟成為她最大的敵人。在找不到簡單方式的歷史家看來，日本的侵略幾乎是一種歷史上的叛逆行為，也許日本也領會到這一點，所以牠總是

拿「拯救中國，使之脫離西方統治」做他們侵略的藉口。因為十九世紀的中國歷史和日本歷史是非常相似的。日本和中國幾乎同樣祇有兩條路可走，便是採取西方的組織形式或是接受某種方式的西方統治。造成現在遠東局面的，大都也是由於日本立刻熱烈地採取了第一條路，而中國的走上第一條路，行動遲緩，還帶着免強的心情。日本利用十九世紀得來的機會應用於二十世紀，想建立牠遠東的霸權。所以我想在敘述中國的覺悟以前，先把日本的覺悟過程約略一說，決不是浪費筆墨。如果沒有其他的價值，至少也可以提出一種警告，什麼是應該避免的。

十九世紀初葉，日本還是一個封建國家，大權屬於諸藩。中央政府的權在將軍手中。將軍是本藩之首，諸藩中最有權力的一個。皇朝的確還在延續下去，但是幾乎已無足輕重而大權旁落了。日本在幕府的統治之下，採取了一種閉關自守的政策，這是在世界歷史上沒有先例的。牠自願在完全閉關之下經過了兩百年。日本禁止人民與西方各國通商，祇有荷蘭人被牠限制在一個二百碼闊的小島上，和日本貿易。日本人民遵奉了外人的信仰，便要受到可怕的懲處，日本人民要想離開島國，便要處以斬首的刑罰。假如這種重刑還不能使人民恐懼，那末便禁止人民建造可以航海的大船。一六三八年將軍曾對荷蘭使臣說，「外人之來此貿易與否，在日本帝國無

足輕重。」所以日本對於外人不滿於閉關政策的，便用這句話來對付。日本忘記了西方和西方忘記了日本大約有兩百年。

但是一個國家不比個人，決不能閉關自守，與近代世界隔絕，所以日本在十九世紀便得到一次重大的教訓。一八五三年美國海軍司令柏萊將軍駛入了浦賀港。自從元人侵入以後，日本人從來不曾見過這樣巨大的艦隊，所以政府人民都陷於恐怖狀態。假使這種艦隊用起武來，那末日本顯然是不能抵抗的，雖然柏萊將軍不動聲色地回去了，允於一年後再來，日本人的自信動搖了。禁造巨船的法令宣告撤銷，大砲鑄造起來，軍隊從各藩中徵募起來，但是這種可憐的辦法祇證實了抵抗的無用。在兩百年中，西方科學的進步已將世界的均勢改變面目，柏萊將軍再度來日的時候祇帶了十艘軍艦，日本決定接受美國的要求，簽訂條約，予以特權。

日本採取此種決定，經過以後的痛苦經驗，才知道這是穩妥適當的措置。其他帝國主義者的列強便立刻跟蹤而來，雖然牠們的技術並不一律。俄、荷、英、三國立刻要求訂立和美國類似的條約，結果都成功了。美國的外交和威脅，雙管齊下，日本不得不再讓予其他特權。一八六一年有英僑一名在日本被殺，英僑兩名受傷，原因是爲了失儀。也許他們的行爲稍爲粗暴一點，英國人

在海外的行爲有時確實粗暴的，但是英國政府竟派遣艦隊，砲擊肇事藩王的首府。同時又有一個更爲魯莽的藩王，下令用他落伍的鎗砲射擊懸有法、荷、美三國國旗的軍艦。結果列強組織國際艦隊，其中大部分爲英國兵艦，砲擊這個藩王的砲台，擊沉他的船隻，擊潰他的武士。

日本是一個聰明的民族，他們受了這種待遇後，便知道抵抗確實是無用的。於是便含垢受辱，開始力求摹仿西法。這時的幕府已經完全失去信仰而崩潰了，在理論上是恢復皇權，但在事實上，還不過由另一批頭腦比較前進的藩王來代幕府而統治。這就是所謂明治維新，但是這次維新決不是一種社會革命，而是一種類乎民族復興的運動，因爲新的統治者還很謹慎地保持着日本社會的傳統特點。此次維新運動的得到非常成功是無可疑義的。

日本的摹仿西法，成功極快，竟能在幾年中將西法來應用到牠東方鄰邦的身上來。一八七四年日本出兵中國屬地台灣，一八九四年擊敗中國，一八九五年割取台灣，並建樹朝鮮之「獨立」，到一九一〇年朝鮮便成爲日本帝國的一部分。但是日本在大陸上獲得的讓與權却在俄德法三國的高壓之下而交還中國，日本經過了此種挫折，使牠受到重大的警惕，牠的工作便更爲加緊，企圖獲得遠東的軍事霸權。牠的早熟由英國政府承認簽訂英日條約，保障英日兩國都

已破壞過的中國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這對於日本，無異是一種安慰。

英日條約訂立後，日本在帝國主義事業上獲得了地位，卒能廁身於強國之列。日本爲證明自己有稱強國之權起見，於一九〇五年戰勝帝俄，此次戰事並非完全由日本自己發動，但是如果沒有英日條約的存在，那末日本沒有勝利的可能。結果他得到了俄國在滿洲的權利，後來因爲西方列強的干涉，被逼而放棄若干。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歐戰期間，日本站在協約國方面，日本把德人逐出山東後，當然希望代替德人的位置。在凡爾賽和約中，事實上德國把山東權益讓與日本，但在華府會議中，協約國突然神祕地穿上了道德的外衣，強迫日本把山東交還中國。經過這三次失敗以後，日本便了解了僅比中國強是不夠的，必須和西方列強一樣地強。牠所需要的並不是道德上的地位。

日本的近代史當然是非常簡短，但是你如果一讀日本的近代史，那末對於現在的局勢，你就不會感到驚異了。所不幸的，正像羅素（Bertrand Russell）在「中國問題」一書中所說，日本人竟「採取了我們的錯誤，又保持他們自己的錯誤」，但這也不是一件奇異的事。我們祇能希望中國能夠不必蹈日本的覆轍。